

兩漢文獻與兩漢文學

董治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兩漢文獻與兩漢文學

學

董治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兩漢文獻與兩漢文學/董治安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11

ISBN 7-5325-4192-4

I. 兩... II. 董... III. ①古文獻學—中國—漢代
②古典文學—文學研究—中國—漢代 IV. ①G256.1②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76270 號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

兩漢文獻與兩漢文學

董治安 著

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3.25 插頁 5 字數 310,000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300

ISBN 7-5325-4192-4

I·1823 定價: 45.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廠聯繫 T: 64364064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出版說明

山東大學素以人文學科見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聞一多、梁實秋、楊振聲、老舍、沈從文、洪深等為代表的著名作家、學者，在這裏曾譜寫過輝煌的篇章。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以馮沅君、陸侃如、高亨、蕭滌非、殷孟倫、殷煥先為代表的中國古典文學、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以丁山、鄭鶴聲、黃雲眉、張維華、楊向奎、童書業、王仲榮、趙儷生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將山東大學的人文學術地位推向巔峰。但是，隨着時代的深刻變遷，和國內其他重點高校一樣，山東大學的文史研究也面臨着尖銳挑戰。如何重振昔日的輝煌，是山東大學領導和師生的共同課題。“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正是在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成立的，她肩負着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將形成山東大學文史學科一個新的增長點。

文史哲研究院是一個專門從事基礎研究的學術機構，所含專業有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漢語言文字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中國古代史、科技哲學、文藝學、民俗學、中國民間文學等。主要從事科研工作，同時培養碩士、博士研究生。知名學者蔣維崧、王紹曾、吉常宏、董治安等在本院工作，成為各領域的學科帶頭人。

興滅業、繼絕學、鑄新知，是本院基本的科研方針；重點扶持高精尖科研項目，優先資助相關成果的出版，是本院工作的重中

2 兩漢文獻與兩漢文學

之重。《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正是為實現上述目標而編輯的研究叢書。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對出版本叢書的支持，歡迎海內外學友對我們進行批評和指導。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

2003年10月

即告出版《兩漢文獻與兩漢文學》

（此處為模糊的出版說明或序言內容，文字難以辨認）

184 謝世榮《〈史記〉與知攝《判》以
..... 謝世榮《〈史記〉與知攝《判》以
191 謝世榮《〈史記〉與知攝《判》以
..... 謝世榮《〈史記〉與知攝《判》以
197 謝世榮《〈史記〉與知攝《判》以
..... 謝世榮《〈史記〉與知攝《判》以
201 謝世榮《〈史記〉與知攝《判》以
..... 謝世榮《〈史記〉與知攝《判》以

目 錄

第一輯

漢代文獻的叢集與《兩漢全書》的編纂	3
181 ——《兩漢全書》前言	3
兩漢文獻中的經籍傳注	19
185 ——《兩漢全書》編纂雜識之一	19
漢代經學簡議四題	36
兩漢《易》的承傳與《易》學的演化	52
185 ——《兩漢群經流傳概說》之一	52
兩漢《書》的承傳與《書》學的演化	67
185 ——《兩漢群經流傳概說》之一	67
兩漢《詩》的承傳與《詩》學的演化	78
181 ——《兩漢群經流傳概說》之一	78
《漢代經學發展史論》序	92
《呂氏春秋》之論詩引詩與戰國末期詩學的發展	96
101 ——兼論《呂》書引《詩》與漢四家詩的異同	96
兩漢《詩》學史札記三則	112
關於由“辭”到“賦”的發展演變	124

2 兩漢文獻與兩漢文學

以《詩》觀賦與引《詩》入賦	132
——兩漢《詩》學史札記之一	
漢賦的困厄與解脫	142
——關於漢賦同經學聯繫的一點探討	
漢賦中所見《老》《莊》史料述略	156
《史記》稱《詩》平議	169
《史記》稱《詩》綜錄	188

第二輯

賈誼評傳	205
關於《賈長沙集》(并《新書》)	218
《劉向〈說苑〉研究》序	228
《〈列女傳〉注譯》序	232
《上邪》漫談	235
“舜耕歷山”的一些查考	238
略談范蠡及其有關文獻記載	251
重讀《漢文學史綱要》	264
《太玄經》(二十八篇)釋義	280
《古字通假會典》前言	374
賀《齊文化叢書》出版	388
齊文化研究片談	392
關於齊文化研究的文獻整理	397
我與先秦兩漢文史研究	401
後記	417

中國文學的源流與《兩漢全書》的編纂

第一輯

中國文學的源流與《兩漢全書》的編纂，這是一個極其重要而又極其複雜的問題。在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心理結構基本形成的時期，不僅在文學的源流上，而且在文學的流變上，都呈現出一種極其複雜而又極其廣泛的需要。

漢人文學的源流，早在漢代已經開始。漢代文學的源流，不僅在文學的源流上，而且在文學的流變上，都呈現出一種極其複雜而又極其廣泛的需要。

《文選》所選之文，其時代多屬漢文，其作者，據稱是「自漢以前，漢人著作，皆得入選」，其時代，則包括漢文以前，漢文以後，其得入選之文，可能包括枚乘《七發》，呂氏《十論》，司馬遷《史記》等；東漢之文，可能包括班固《漢書》、張衡《西京賦》、王粲《登樓賦》等。

博 策

《文選》所選之文，其時代多屬漢文，其作者，據稱是「自漢以前，漢人著作，皆得入選」，其時代，則包括漢文以前，漢文以後，其得入選之文，可能包括枚乘《七發》，呂氏《十論》，司馬遷《史記》等；東漢之文，可能包括班固《漢書》、張衡《西京賦》、王粲《登樓賦》等。

《文選》所選之文，其時代多屬漢文，其作者，據稱是「自漢以前，漢人著作，皆得入選」，其時代，則包括漢文以前，漢文以後，其得入選之文，可能包括枚乘《七發》，呂氏《十論》，司馬遷《史記》等；東漢之文，可能包括班固《漢書》、張衡《西京賦》、王粲《登樓賦》等。

《文選》所選之文，其時代多屬漢文，其作者，據稱是「自漢以前，漢人著作，皆得入選」，其時代，則包括漢文以前，漢文以後，其得入選之文，可能包括枚乘《七發》，呂氏《十論》，司馬遷《史記》等；東漢之文，可能包括班固《漢書》、張衡《西京賦》、王粲《登樓賦》等。

《文選》所選之文，其時代多屬漢文，其作者，據稱是「自漢以前，漢人著作，皆得入選」，其時代，則包括漢文以前，漢文以後，其得入選之文，可能包括枚乘《七發》，呂氏《十論》，司馬遷《史記》等；東漢之文，可能包括班固《漢書》、張衡《西京賦》、王粲《登樓賦》等。

漢代文獻的叢集與《兩漢全書》 的編纂

——《兩漢全書》前言

—

漢代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大一統的政治經濟體制全面確立、中華民族傳統的文化心理結構基本形成的時期，在學術史上更是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重要階段。昌盛的經學、成熟的史學，趨於綜合和演化的諸子之學，繁榮的文學創作以及發達的科技，構成了兩漢文化學術的豐富多彩和博大精深。進一步對兩漢現存文獻給予全面、系統的整理，是學界的迫切要求，也是社會的廣泛需要。

漢人文獻的叢集，早在漢代已經開始。如被視爲“總集之祖”（見《四庫全書總目》）的西漢劉向所編《楚辭》（十六卷），除哀集屈原、宋玉、景差作品外，還匯錄了漢人賈誼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東方朔的《七諫》、嚴忌的《哀時命》、王褒的《九懷》以及劉向自己的《九嘆》等。東漢王逸著《楚辭章句》，在劉向《楚辭》的基礎上，再增收本人的《九思》一種。至於《史記》、《漢書》（以及隨後的《後漢書》），雖係史著，但在記人述事的同時，俱錄了大量漢人的詩文賦等，實際上爲後人瞭解和輯錄兩漢時期文獻提供了極爲寶貴的可靠資料。就此而言，稱以上史書爲兩漢文獻資料的淵藪，亦不爲過。

《隋書·經籍志》所載西晉摯虞《文章流別集》，據稱是“自詩賦以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應當是一部涵蓋漢人著作在內的詩文賦選編。參照作者《文章流別志、論》（二卷）的殘文（見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推想“流別集”所收西漢之文，可能包括枚乘《七發》、揚雄《十二州箴》《十二官箴》《解嘲》、王莽《鼎銘》等；東漢之文，可能包括班固《答賓戲》、崔駰《七依》《達旨》、張衡《應問》、崔瑗《杌銘》以及朱公叔、王粲等人作品。惜乎原書已佚，所收具體篇目今天已經難於詳考。

現存六朝階段選編漢人詩文賦較多而重要的一部總集，是梁昭明太子蕭統所纂《文選》一書。《文選》所收，限於“經”、“史”、“子”以外的“文”，所謂“必‘沉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然而其所甄採兩漢時期的詩歌、辭賦和雜文，仍有一百三十首（篇）之多。其中，不乏今存此前文獻失收的重要作品，詩類如舊題《李陵與蘇武詩》三首、舊題《蘇子卿詩》四首、張衡《四愁詩》、漢樂府《飲馬長城窟行》、《古詩十九首》等，文類如李陵《答蘇武書》、蔡邕《郭泰碑》、孔融《與曹公論盛孝章》等，賦類如司馬相如《長門賦》、班彪《北征賦》、張衡《歸田賦》、王粲《登樓賦》等；也有更多的詩文賦雖已見於《史》、《漢》或其他現存漢人著作，却以傳本不同，而具有無可替代的文獻校勘價值。

梁陳之際，徐陵編《玉臺新詠》，爲“但輯閨房一體”（見胡應麟《詩藪·外編》）的詩歌總集，計收有關“男女閨情”的漢詩三十九首，如張衡《同聲歌》、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饒》，漢樂府《相逢狹路間》、《艷歌行》，古詩《上山採蘼蕪》以及著名的長篇《古詩爲焦仲卿妻作》，都始錄於此。

這裏還值得一提的是沈約的《宋書·樂志》。沈約略與徐

陵同時而稍前，所著《宋書》的《樂志》部分保存了一批漢代的樂府詩。名篇如《江南》、《平陵東》、《艷歌羅敷行》、《艷歌何嘗行》、《白頭吟》等，均為最初見載於此；其餘所收各詩，往往也有助於漢樂府某些篇題或文字的參校。

唐代初期，出於儒家經典傳播的需要，以孔穎達為首受詔撰《五經正義》一百八十卷，其中《尚書正義》用“漢孔安國”傳，《毛詩正義》用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禮記正義》用鄭玄注；又有與孔穎達大體同時的賈公彥，於《周禮疏》中用鄭玄注，《儀禮疏》中亦用鄭玄注；再有稍後的徐彥，於《公羊傳疏》中用東漢何休《解詁》。這實際上是對漢人的一批經書注解作了一次集中整理，在文獻學史上有其不可忽視的意義。

唐代高宗顯慶三年，許敬宗等編《文館詞林》一千卷，依類編纂先秦以來各體詩文。原書北宋時已不見，清末之際，先後從日本傳回殘本十八卷。收入《佚存叢書》本計四卷，其中第六百六十二、六百六十四、六百六十八諸卷，依次載有《漢武帝欲伐匈奴詔》、《答淮南王諫伐越詔》、《漢文帝與匈奴和親詔》、《漢哀帝改元大赦詔》等文。收入《古逸叢書》本計十四卷，其中第六百六十五、六百六十七、六百七十、六百九十一、六百九十九諸卷，依次載有《後漢章帝郊廟大赦詔》、《漢宣帝鳳凰集泰山赦詔》、《後漢章帝麟鳳等瑞改元赦詔》、《漢元帝火災赦詔》、《後漢順帝災旱大赦詔》、《漢武帝赦詔》、《漢元帝大赦詔》、《漢武帝責楊僕敕》、《後漢李固恤奉高令喪事教》等文；又卷三百四十八存目，有馬融《廣成頌》一篇。收入《適園叢書》計二十三卷，其中（除與上述兩本重見不計外）第一百五十二、三百四十六、四百一十四諸卷，依次載有《後漢秦嘉贈婦》、《後漢崔駰東巡頌》并《南巡頌》、《西巡頌》、《北巡頌》、《後漢馬融東巡頌》、《後漢劉珍東巡頌》、《後漢王粲七釋》（八首）等文。《古逸叢書》本《文

館詞林》所附楊守敬氏尾跋云：“十四卷中略有見於史書、《文選》及本集者，而其不傳者十之八九。”信哉斯言！但令人遺憾的是，巨典缺佚殆盡，原貌畢竟難於全部窺見了。

《古文苑》二十一卷，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稱：“世傳孫洙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之，唐人所藏也。”《四庫全書總目》從其說，則該總集實亦成於唐代。《四庫全書總目》又謂：“（《古文苑》）所錄詩賦雜文，自東周迄於南齊，凡二百六十餘首，皆史傳、《文選》所不載。然所錄漢魏詩文多從《藝文類聚》、《初學記》刪節之本，石鼓文亦與近本相同。”如此，其書已開始具有了輯佚的性質。全書收錄漢詩二十九首，各類漢文九十九篇，漢賦四十七篇。儘管其中雜有少量偽作、殘篇，仍為普查兩漢四百年文獻提供了可貴的資料和綫索。

綜上所述，漢魏六朝以迄唐代，漢代文獻的叢集已經積有相當可觀的成果。此一階段的若干總集和叢著，由於去古未遠，總的說來，大都比較集中地保存了一批可靠的、或不盡可靠而久已相傳的兩漢文獻資料，為後人進一步的叢集工作，打下了無可替代的重要基礎。然而，同樣明顯的是，唐以前之總集與叢著大多帶有選編的性質，還算不上對兩漢文獻之更加系統、全面的輯錄網羅。至於所收部分內容的真偽竄亂，文字的殘缺訛誤，雖不能苛求前人，無疑也是今人在利用這批成果時應當注意考辨的。

宋元時期，叢集前代文獻的工作得到更多的注意，先後出現《太平廣記》與《樂府詩集》。前者把文獻叢集的內容擴展到詩文賦以外，是第一部兩漢迄於宋初之較大規模的小說故事總集；後者則對五代以前的“樂府詩”給予了空前完備的搜集、整理。《太平廣記》採錄小說故事計約六千餘則，涉及到的漢人著作，有東方朔《神異經》、郭憲《東方朔傳》及《洞冥記》、班固《漢武內傳》、劉向《列仙傳》、應劭《風俗通》、趙曄《吳越春秋》等；其

中雖可能有後人依托之作，總的看來開拓之功應予肯定。《樂府詩集》一百卷，堪稱規模宏大、徵引浩博。在其所分十二大類中，計收漢人作品（包括無名氏樂府民歌和帝王、文人的詩作）：“郊廟歌辭”三十七首，“鼓吹曲辭”十八首，“相和歌辭”五十二首，“舞曲歌辭”二首，共一百三十二首（按“雜歌謠辭”一類未予統計）。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漢人樂府詩，依然大體限於此一範圍。

另外，南宋洪适編撰《隸釋》二十七卷（并《隸續》二十一卷），前十九卷著所藏漢碑一百八十九種。南宋末年，還出現過一部《百川學海》，全書一百種一百七十九卷，收錄了大量的野史雜說和詩文資料，所集以宋人著作為多，兼及少量唐以前的典籍。此書見錄的漢代之作雖然僅有蔡邕撰《獨斷》二卷，但編者首開叢書匯纂之風（《儒學警悟》略早於是編而規模很小），對於明清時期漢代專書的叢集，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明清以來，隨着文化學術事業的發展，以及圖籍整理和刻書、印刷水平的不斷提高，古籍的收集與保存愈益受到重視，漢代文獻叢集的工作也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主要標志，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陸續出現集中匯收漢代專著的大型叢書。這裏首先應當提到的，是元末明初陶宗儀編輯的《說郛》一百卷。《說郛》採錄兩漢經解經注（包括部分緯書）、雜史小說以及各類子書共計四十種，涉及方面之廣和收羅著作之多都是空前的。不足之處，一是體例不嚴，像子書之類收王充《論衡》而不取賈誼《新書》，野史之類有《吳越春秋》而不見《越絕書》，都未免有一定的

隨意性。二是選文多用節錄的方式，只存其大概，也影響了叢書功能的充分發揮。

明萬曆間程榮輯《漢魏叢書》，匯錄集部以外的專著三十八種，上起兩漢、下迄六朝；計收漢代著作爲“經籍”九種，“史籍”一種，“子籍”十七種，共二十七種。稍後，明何允中輯《廣漢魏叢書》，匯錄各種專著八十種；計收漢代著作爲“經翼”十二種，“別史”五種，“子餘”十四種，共四十種。再稍後，清乾隆間王謨輯《增訂漢魏叢書》，匯錄各種專著九十六種；計收漢代著作爲“經翼”十三種，“別史”七種，“子餘”十八種，又“載籍”七種，共四十五種。這套叢書，程輯既有較好的基礎，復經何、王兩度增補，義例明確而收羅相當廣泛，至今仍多有參用價值。

性質相類的叢書，還有明隆慶間吳琯輯《古今逸史》，收錄正史以外的典籍五十五種，其中漢人著作十五種；明末葉紹泰輯《增訂漢魏六朝別解》，收錄漢人著作經部十種，史部三種，子部十七種，集部十五種，共四十五種。至於清《四庫全書》的纂修，幾乎囊括此前歷代主要典籍，漢人著作亦多備於此，茲不詳述。

其二，專事輯佚之叢編的紛紛刊行。兩漢文獻輯佚之風，如上所說，《古文苑》已發其端。南宋王應麟作《詩考》，匯收漢“三家詩”的遺說，於一個方面標示此風的不衰。明代孫穀輯《古微書》，是現存最早一部緯書文獻的匯編。其書收錄資料均不注明出處，所錄緯書三十六種，多數當爲漢代古籍。清代嘉慶間侯官趙在翰輯成的《七緯》一書，共集緯書三十七種，也應多爲漢人之作。是書選材比較嚴謹，其中首收《易緯》八種，又一注明材料的來源，都是高於此前同類叢編之處。另清人孫堂輯《漢魏二十一家易注》三十四卷，收漢代注《易》之作八種。此類專收兩漢經解經注的佚書，清代尚有多種，難以縷述。

清乾嘉之時洪頤煊所編《經典集林》是綜合類輯佚叢書，收

漢人經、史、子等各類著作十五種以上。與此大體同時，王謨編《漢魏遺書鈔》，收所謂漢人“經翼”之作五十三種。此後，清人馬國翰編《玉函山房輯佚書》，收漢人佚書計“經編”一百零二種，“史編”一種，“子編”三十種，共一百三十三種。清黃奭編《漢學堂叢書》（後易名《黃氏逸書考》，有增訂），收漢人佚書計“經解”三十五種，“子史鈎沉”十九種，共五十四種。此類輯佚匯編的出現，大有助於人們對兩漢文獻的全面瞭解和更好利用。

其三，相當一批專輯別集與匯纂子部專著之類叢編的陸續問世。漢代尚無本人自編的別集，歷史上流傳過的漢人別集均係後人纂編，或為後人所補輯。明萬曆、天啓間汪士賢輯《漢魏諸名家集》，與稍後的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即《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是漢人別集匯編中之較早而重要的兩種。前者輯收漢人別集五種；後者輯收漢人之作二十一種。褚少孫、王褒、劉向、揚雄、劉歆、馮衍、班固、崔駰、張衡、李尤、馬融、荀悅、蔡邕、王逸、孔融、曹操、陳琳、王粲、阮瑀、劉楨、應瑒等人的諸多別集，第一次被匯錄於此。清末丁福保輯《漢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收漢人別集十五種，增收了司馬相如、司馬遷、鄭玄、徐幹數家，其餘沒有超出張溥所輯的範圍。

子部專著匯纂之類，自明以來估計不下數十種，收集漢人著作較多的有：周子義等所輯《子匯》，收《孔叢子》、《賈子新書》、《陸子》（陸賈）、《小荀子》（荀悅）、《黃石公素書》等五種。胡維新輯《兩京遺編》，收《新語》、《賈子》（即《新書》）、《春秋繁露》、《鹽鐵論》、《白虎通》、《潛夫論》、《風俗通》、《中論》、《申鑒》等九種。歸有光輯《諸子匯函》，收漢人子書二十二種。清光緒年間崇文書局所輯《子書百家》（後易名《百子全書》），收漢人子書“儒家”類十二種，“兵家”類二種，“術數”類二種，“雜家”類六種，“小說家異聞”類三種，又漢人舊注三種，共二十八

種。此外，還有光緒間浙江書局輯《二十二子》，收漢人子書四種，漢人舊注二種，共六種；光緒間鴻文書局輯《二十五子匯函》，收漢人子書四種，漢人舊注二種，共六種，等等。民國時期，則以國學整理社輯《諸子集成》影響較大，其七、八兩冊收漢人子書七種，六、七兩冊收漢人舊注二種，共九種。

其四，單篇詩文賦的整綴，出現了各個門類之更趨全備的叢集。詩類，明代嘉靖間馮惟訥編《古詩紀》一百五十六卷，其正集收由漢至隋的古詩一百三十卷。清沈德潛編《古詩源》十四卷，收漢詩（包括歌謠）兩卷。丁福保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五十四卷，在《古詩紀》的基礎上又有所增刪，收漢詩（包括謠諺）五卷總計三百八十首。今人逯欽立纂輯《先秦漢魏南北朝詩》，網羅放佚，訂正訛誤，收有漢一代各種古詩、短歌、樂府、謠辭、諺語等，共四百首以上，是為集此類叢集之大成。

文類，明人梅鼎祚編《西漢文紀》二十四卷、《東漢文紀》三十二卷，是空前全備的漢文總集；然而選材上“殊無義例”（《四庫全書總目》語），加以往往失於考辨，“真偽互陳”，是以流傳未廣。清人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其中，搜羅兩漢階段各種現存單篇文章（包括殘篇），兼及一些史論、子書的輯佚，總共達四千篇左右，內容之豐富遠遠超過了先輩同類之作。

賦類總集歷來不多，清康熙間陳元龍所輯《歷代賦匯》是值得提出的重要總集。其書按內容分類編纂宋明以前的賦作，漢賦的名篇多匯集於此。又上述嚴可均“全漢文”兼收漢賦作家約七十人左右，漢賦作品二百五十餘篇。今人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收集兩漢賦作（包括殘篇）以及非以賦名篇而實為賦體的作品，總計八十三家，二百九十三篇。儘管尚不無遺珠之憾，還是可以說，這大約就是今人所能見到漢賦作品的